

論道當代

——主题访谈19篇

王伯勋 编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隋建国
潘公凯
张晓凌
徐虹
袁运甫
翟墨
卓民
袁运生
张江舟
卢新华
陈池瑜
杜大恺
赵上英
刘巨德

论道·当代

——主题访谈19篇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道·当代：主题访谈19篇 / 王伯勋编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6

ISBN 978-7-5153-2521-7

I. ①论… II. ①王… III. ①艺术理论 IV. ①J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41450号

责任编辑：骆 军 秦晓磊

出版发行：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北京东四十二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 57350503

门市部电话：(010) 57350370

印刷：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89×1194 1/16

印张：13

字数：120千字

版次：2014年7月北京第1版

印次：201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定价：53.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 57350337

前言

看到王伯勋编著的十四人主题访谈录《论道·当代》，我忽然想起庄子在《养生篇·庖丁解牛》中说道“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继而又想起孔子所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名言。

儒道两家的观念尽管不同，但他们都把“道”和“艺”视为一体，“道”为“本”，“技艺”为“末”，二者不可分离。记得宗白华先生说“艺”是“道”的感性显现，“道”是“艺”的灵魂所在。由此，在儒道互补的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结构中，我们可以看到“游于艺”的一切技艺方式都是在“问道”、“体道”、“悟道”，追寻和表达“道”的最高境界。大千世界、自然万物运变的“大道至理”，或者说规律都是“道”的诗意之境的显现。古往今来，中国人在艺术上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以“道”的诗意之境来表达人性情怀。

那么，“问道”、“体道”、“悟道”、“论道”便成为“游于艺”的形而上的一种自觉修为和自我超越。所谓技艺之外的功夫，正是对“道”的深境顿悟和表达，所有技艺、材料、工具以及语言形式都为“道”的诗意所统。因而“论道”并非空谈玄论，是诗意之思与“技艺”灵魂的碰撞，是让人沉醉和超越的境地。但是“论道”脱离形而下的作为和存在的终极诗性的体悟，沦为空洞和泛化，“论道”不再有任何魅力，甚至让人鄙视，不屑一顾。

一般来说，所谓“论道”大概有种三方式。其一，“得道”名师、大家三五相邀荟萃，以各自的智慧和语言机锋，相互超越和启迪，使“论道”之思直指存在的终极诗意境地，从而使论者和听众在诗意的语境中体会“道”的深境；其二，“得道”名师、大家各自独立“讲经论道”，以其“问道”、“体道”、“悟道”的亲历，阐述“道”之深境，点化众生；其三，“寻道”众生和个体向“得道”名师、大家“问道”，其实也是“问学”，名师、大家解惑答疑，指点路径，展开“论道”终极诗意情境。这三种“论道”的方式各有特色，“问道”和“论道”者收益也会各异。

王伯勋是一位艺术创作实践和理论并重的学者型艺术家。他高远的心性，扎实的艺术基础和理论基础，使他不停遨游在神奇而又奥秘的“道”的诗意世界。他怀古久远的传统艺术精神，又潜心现代美术理论研究，不舍当代艺术的真谛。他从读硕士开始，到博士、博士后一直不辞辛劳，执着“问道”众家，最终成就了这部《论道·当代》艺术主题访谈录。他的主题访谈，其实正是采用了上述第三种“问学”、“论道”的方式。

虽然《论道·当代》并非在直接谈论艺道关系，但“论道”与“当代”的语词概念却把我首先带进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沉思。我感到王伯勋对传统文化中的艺道关系与当代艺术的关联性有自己的洞见。他要寻找艺道之理，拨开当代艺术的层层面纱，寻找艺术的本源，他要探寻中国现代百年艺术与当代艺术变革和开放之道，让自己站

在超越的起点。

然而，十四位访谈者，或者说“论道”的艺术家和理论家的文化背景和艺术创造领域不同，以及各自话语表达的不同习惯、方式、情景等因素所形成的差异，还有王伯勋访谈设问的语意和逻辑关联的对应性，这些都决定着“问学”和“论道”的结果，以及最后是否能够指向中国当代艺术的终极情境。虽然十四位艺术家和理论家年龄不同，却是当代的一个群体，博弈在现当代艺术的激流中。但他们在现当代文化艺术的场景中“问道”、“体道”、“悟道”的亲历的确是完全不同的，似乎十四人，修建了十四条心路，十四个精神庙宇。可是，千般差异，万般变化，谁也不是在真空中，谁也没有脱离现当代艺术的激流。因而，万变不离其宗，他们在“问学”、“问道”者王伯勋机敏话语的追问下，以不同的心路，坦诚、真实的描述或论述自己参与、目击、守望的体会和感悟，以语言对话探讨的机锋呈现当代艺术的终极诗性，心路向着当代艺术的终极境域，寻找当代艺术由过去到当下及未来的路径和超越之道。

王伯勋是否在与十四位艺术家和理论家的访谈对话中已得艺术的真谛，或已跨入当代艺术之道，让自己站在了新的超越的起点，我不得而知。但他将个人所得的访谈对话汇集起来，以出版传播的方式让更多人分享，足以让人看出他一定是从中悟得妙境，并从中窥得十四条心路皈依的路径。当然，也许有人会说，这是他个人发问的偏好所致，未必能够致以广大。“我心即他心，他心即天下之心”。无论被访的内容是十四人心路的语境，还是王伯勋个人学术话语的心境，在这里，已不属于他们，而是关乎当代艺术的天下之心。我想，所有读者会从中寻找到自己的心性，感悟到当代艺术的道性，由此超越此在，进入新的诗意创造之境。

所以我说，《论道·当代》不是以虚为虚而是以实为虚，让所有不同心性的人有不同的解读。

在我看来，技艺、材料、工具以及语言形式在现当代艺术的创造中似乎不再是绊羁，而对存在终极诗性的关照是要害，观念、思想和话语的“道性”已成为当代艺术的灵魂。这是当代艺术的文化回归和自觉构建。古老的艺术之路走到今天，注定要回到其发生的源头。可是，当代艺术发生时，我们对它却又是如此陌生，甚至嗤之以鼻。也许是当代艺术的先锋性让人惊魂，使人们忘却从久远岁月一路走来，被逐渐异化的艺术本源。

艺道一体不可忘怀。这便是我先睹此书的感受，仅此为王伯勋所托之前言。

卢新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

王伯勋 编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隋建国研究

毫无疑问，隋建国是中国当代艺术领域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与当代艺术领域大部分艺术家的非主流身份不同，隋建国同时兼任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中央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以及中国美术家协会雕塑艺术委员会委员。他的学术化探索也因此具有了与其他当代艺术家截然不同的特征，对他的个案研究或许更有意义。

对隋建国教授的访谈，前后持续了近半年，获得约为十万字的原始素材。此次作为专访发表在此的文稿，即是以艺术家思想形成线索的选择性摘录，希望能够对当下正在中国艺术当代化道路上躬身前行的探索者提供些许帮助。

► 我的艺术

——隋建国访谈录

目 录

我的艺术	
—— 隋建国访谈录	>>>>> 1
东西方绘画一定要拉开距离	
—— 潘公凯先生谈当下中国画创作中与材质相关的几个问题	>>>>> 19
当代语境下材质使用的探索	
—— 张晓凌研究员谈当代文化语境中的材质使用	>>>>> 27
人与物的互动	
—— 徐虹研究员谈艺术创作中人与材质的互动关系	>>>>> 31
新中国的壁画创作	
—— 袁运甫先生谈建国后的壁画创作实践	>>>>> 35
《天工开物》与材质语言	
—— 翟墨研究员谈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材质记录	>>>>> 41
回归与拓展	
—— 卓民先生访谈录	>>>>> 47
从南通到纽约	
—— 袁运生先生谈他的艺术求索之路	>>>>> 61
中国艺术的创作与教学还是要在探索中走自己的路	
—— 听袁运生先生谈中国古代雕刻的考察、复制与教学实践等问题	>>>>> 83

张江舟课堂随谈录（一）	>>>>> 95
张江舟课堂随谈录（二）	>>>>> 101
张江舟课堂随谈录（三）	>>>>> 109
张江舟课堂随谈录（四）	>>>>> 117
当代中国水墨人物画创作现状中的几个问题 ——张江舟在中国国家画院研修班的讲座选录	>>>>> 125
与吴冠中研究有关系列访谈之一 卢新华教授访谈录	>>>>> 137
与吴冠中研究有关系列访谈之二 陈池瑜教授访谈录	>>>>> 149
与吴冠中研究有关系列访谈之三 杜大恺教授访谈录	>>>>> 161
与吴冠中研究有关系列访谈之四 赵士英先生访谈录	>>>>> 171
与吴冠中研究有关系列访谈之五 刘巨德教授访谈录	>>>>> 183

我的艺术¹

——隋建国访谈录

时 间：2006 年 7 月 8 日

地 点：隋建国工作室

受访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隋建国

采访人：中央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 王伯勋

1 2006年初，隋建国教授曾在美院进行过一次小范围的讲座，谈的内容是他的艺术创作历程。讲座之前，他交给我一张光盘，是讲座所需的幻灯片。在这张光盘的表面，他用金色的马克笔写了“我的艺术 幻灯”几个字，“我的艺术”也就是那次讲座的题目。



〔图 1-1-1〕 2006 年 3 月，隋建国老师交给我的讲座用光盘

2006 年的 3 月至 7 月间，和其他几位硕士研究生同学一起对隋建国教授进行了持续的访谈。当时，隋老师在顺义的个人工作室刚刚投入使用，大家还不定期地去往那里，帮他分类整理刚刚搬运过来的手稿、资料。几个月下来，我们采集到录音文本约十多万字。如下这篇访谈记录，就是在此基础上梳理形成的。

十余万字的访谈文献，充分记录了隋建国教授艺术思考的诸多方面。在此面世的本篇访谈，因为出版幅面所限，仅仅是选择性地发表了关于艺术家艺术思想的那一部分。本人希望通对其思想形成历程的记述，对广大青年学生在学习方法的建立方面提供些有益的启示。

王伯勋：隋老师，您好！

作为一个艺术家个案研究的对象，您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呈现出一系列重要作品，更重要的是您还对当代雕塑艺术教学的当代化进程做出重要的推进。这一点也是您与一般意义上的，只顾自己创作的当代艺术家的最大不同。在我理解，您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不仅仅因为您有着美院教学的便利，同时也跟您长久以来形成的知识体系有关系。试图廓清支撑您的创作实践的思想体系及其形成，对这一线索的梳理，或许会对包括我本人在内的青年学生的专业成长产生积极意义，这正是我今天所做此次访谈的主要目的。

隋建国：好的。

王伯勋：那么我们就从您早年的成长履历谈起，您看可以吗？

隋建国：好的。

王伯勋：艺术履历显示，您是 1956 年出生的。当下中国社会，这个年龄段的很多人都已成为各自所在领域的重要人物。这代人经历了中国社会在向现代转型过

程中几乎全部的事件，成为中国现代化演进史的见证者、亲历者。

隋建国：是的，我们这代人的经历确实很丰富。不过，你们这代人也有很多我们所未曾体验的生存感受，所以说每一个人都属于他自己的生活在，每一种生活在都会促成不同的思想结构，从而结出不同的果实。

王伯勋：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您十岁。当时的情况，您现在是否还有印象？

隋建国：当然有了！

王伯勋：请您讲讲！

隋建国：在我小学三四年级时，学校曾经发生过比较戏剧性的一幕：我们的语文老师正在讲一个革命烈士的英雄事迹，她讲的很投入，声泪俱下！突然间，门被踹开了，一大群红卫兵闯进教室，说那位老师是狐狸精，是披着美女皮的魔鬼，接着就把她揪走了。本来，那位老师很有阶级感情，给我们讲阶级斗争的故事，在讲以往革命事迹的时候被当时的革命者揪走了，你说这事儿有多荒谬！从那以后，学校的正常教学就不存在了，开始了学工学农。我的记忆就是这样的。

王伯勋：这是您的切实体验，所以您后来不少作品都是在用艺术的方式反思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您开始接触绘画是在什么时候？

隋建国：接触美术是在我进厂工作两年后的事儿了。我十六岁接我母亲的班进厂，十八岁那年有一次在工厂打篮球受伤，养病期间开始有了画画的念头。那时的我就想应该找一个事干，因为上班八小时，睡觉八小时，还有八小时呢，以往往往就是就跟同事去打球、踢球、打扑克，实在是没什么意思。从那次打球受伤之后，我开始思考自己未来的出路，想了想以前好像还会画画，我小的时候去过少年宫，就跟父亲商量说想拜个老师学画画。原来想着，这么一来就可以当业余画家，了此一生。

王伯勋：开始学的是哪种画？

隋建国：山水，我是学画山水起步的。

王伯勋：还记得当时的老师吗，那时都画了些什么？请您具体谈谈。

隋建国：当时的老师是青岛十四中学的一个美术老师，名叫刘栋伦。在老师的指导下，我开始了山水画的临摹，从展子虔开始。

王伯勋：为何从展子虔开始？

隋建国：因为那时候“人美社”出过一种套装的画册，每一位画家出一本，每一本有十来页，展子虔是其中的第一位画家。

王伯勋：那您当时是怎么临摹的呢？

隋建国：拿着放大镜等比例放大，然后把笔墨体会画出来。这个过程中老师会告诉我大概怎么画，比如范宽的石头怎么画，唐寅的石头、松树怎么画等等。就是用这样的学习方法，我就把这个画册临过来，但不是每张都临，而是找几张清楚点的临。还

有些解放前的老画报，上面刊载的山水画也会有选择地临摹。就这样一直画到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从展子虔一直临到“四王”。

王伯勋：那您后来为何未能选择山水画作为自己的主修专业？

隋建国：原因有这么两个方面，一是1977年恢复高考，老师说我还有机会。但是考试的时候需要考试素描和色彩，这个科目我没有学过，需要加紧补习。另一方面，跟我的生存体验有关系。

王伯勋：刚才您谈到您的生存体验问题，这一点很有意思，请您具体谈谈。

隋建国：当时我上班的工厂离海不远，旁边还有一家化工厂。我们这些年轻人晚上上夜班，累了，就到海里游泳。化工厂随时排放着废气废水，远远就能闻到浓烈的硫酸味。因为污染，连海岸都是黑乎乎的，我还在这种淤泥的海滩上还画水彩呢，这颜色真漂亮，高级灰嘛。我来说，这就是最真实的自然。

王伯勋：每天生活在大工业生产的场景中，下了班却还要临摹那些古代的山水田园，这就显得有些“穿越”了。

隋建国：所以我怎么可能把青山绿水当作我的家园呢？后来我想，其实这就是我的自然，要是想回到那种青山绿水的自然中，除非你真是在那里生活，并且成为一个人无意识的记忆，那这个人去画那些场景就是对的。如果现实场景不是这样，还在画那样的青山绿水，就肯定不能说是对的，那就是这个人在用别人的声音说话，还没有找到自己。

王伯勋：早年在大工业环境中的生活体验正好暗合了后来您将798工厂车间作为工作室的选择？

隋建国：可以这么说。当时去798主要是因为当时要完成“抗日战争纪念碑”的群雕，后来我留在那里很长时间。我认为这个世界永远是自然的，人类创造了这些，存在的就是自然的。比如就是喜欢工业环境，好像是我已经“异化”了。后来，我慢慢想明白了，因为从我出生，就在纺织厂等等这些工业环境中，每天路过这些高大的厂房、车间，这就是我的记忆，我没有记住青山绿水。所以，到了798厂房里我就舒服，那种味道，暖气的味儿、硫酸的味儿，我很喜欢。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美国摄影艺术家来拍中国前卫艺术家，让我选一个环境，我说我就选798厂，我穿上工作服，找一个废墟就可以了。这是一个隐藏在“教授”的身份背后的一个“我”，我的艺术作品背后的“我”。

王伯勋：您就这样在纺织厂一直到参加大学考试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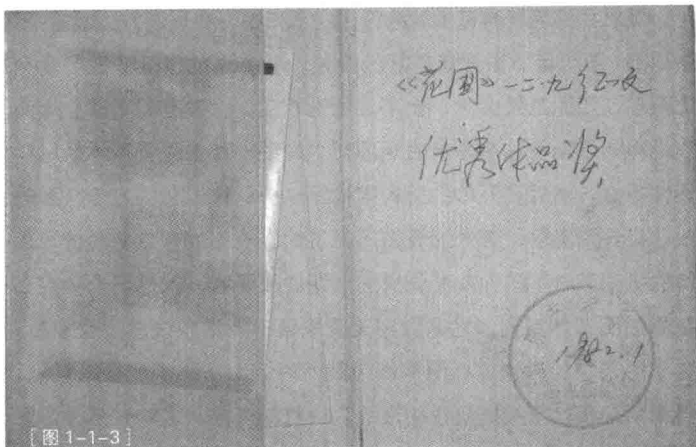
隋建国：不是，我后来去了青岛文化馆，是从那里考上的大学。

王伯勋：您何时上的大学？

隋建国：1980年，24岁。我是压着当年的入学年龄线上的大学，当年本科的入学年龄最大是25岁。（图1-1-2、1-1-3）



[图 1-1-2]



[图 1-1-3]

[图 1-1-2] “山艺”时期用来作读书笔记的笔记本封面

[图 1-1-3] “山艺”时期用来作读书笔记的笔记本扉页

王伯勋：山东艺术学院就学的几年，您是如何学习的，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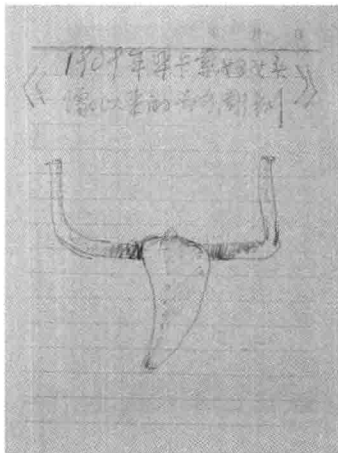
隋建国：在“山艺”读本科的时候，东方禅文化或是西方的现代文化都通过杂志传播开来。那时在山东能看到《雄狮美术》——当时有几期连载介绍欧洲的现代雕塑，我当时手抄了一本。那段时间我一直追着这本杂志看，只要新的一期来了我就到阅览室里，把最新的这期内容一个字一个字抄下来，插图也画下来。从毕加索的自行车座牛头一直到极少主义，就这样抄了一小本，装在兜里，没事拿出来琢磨琢磨，跟别人讨论讨论。这段时间，我如饥似渴地吸收现代艺术。（图 1-1-4）

王伯勋：这是一种很有效的学习办法！

隋建国：我做事就是这么傻认真。我自学解剖的时候也还是自己带一个小本，把图书馆里所有能找到的解剖书里面相同的部分全画出来，文字抄下来。不同的解剖书我都画下来，集中在一起，肌肉是红圆珠笔，骨头是蓝圆珠笔。这么一个过程下来，对人体解剖我就特别熟。我就是这样学习的。

王伯勋：这种学习过程使您积累了逻辑清晰的知识储备，当时是否有思想方面的触动？因为我们知道，您八零年上大学，稍后不久就是中国当代文化史上著名的“八五思潮”了，可以说您是这一文化运动的实际经历者，现在想想当时有无印象深刻的事件。

隋建国：“八五美术新潮”时，山东也有青年美展。我当时还是山东青年美协雕塑方面的骨干。大学毕业前，对这类信息也就是一般性的读读看看。也是在那个时候，我看完了《东方神秘主义与现代物理学》。当时禅、道、气功也很流行，都搅在这里边。在山艺雕塑系有一位从景德镇陶院分配来的袁威清老师，我们俩很聊得来，他对我很佩服。既然人家佩服我，当然我就愿意跟他



[图 1-1-4] “山艺”时期的笔记

聊，然后我们俩就商量用新的符合庄子齐物论观点的方法做艺术。所以当1985年山东青年美展的时候，我参展的作品是做了几只太阳鸟，用泥直接做的，也不是特别写实，也没有翻石膏。因为我觉得如果从禅这个源泉去理解艺术的话，那首先要具体的材料具体地做，然后在具体的材料里找跟这个材料适合的方法。那时我已经开始实验，那个泥我是压光了的，表面就有点像紫檀木之类的肌理。一下子你就会觉得这个泥块很好看，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了。其实，后来我到美院来读书，这条线索没有中断，在“山艺”的时候这么做是因为黄河的泥土压出来就是暗红色，到北京来我就得根据我在北京手头的材料去做。这就有某种原则了，就是我要就用手头的材料，材料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有感觉就行，拿来就用。（图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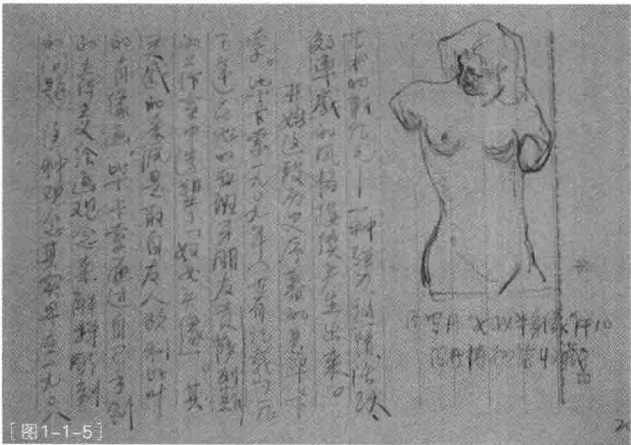
王伯勋：是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后面很多重要作品，比如《罍》、《殓》、《中山装》等，从材质选择的角度来看，它们的内在线索就是您刚才所谈的从当时自己手头可以接触到的材质进入。

隋建国：可以这么理解。

王伯勋：艺术履历显示，您在山东艺术学院本科毕业后就留校任教了，为何还要报考中央美术学院的研究生？您对当时山艺的教学还有印象吗？

隋建国：是的，我在山艺一毕业就留校了。说到当时山艺的教学，我最深的印象就是当时老师们都比较宽容。当时正值“’85思潮”，山艺和隔壁的“山师”里面尽是演讲，竞选学生会主席之类的活动，那时大家的思想都很活跃。美术界的“新潮美术运动”也已经风起云涌，蔚然可观了。在当时情况下，我觉得我更应该到北京来，所以就有了考研的想法。结果，我就在86年来到美院，开始了为期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图1-1-6）

王伯勋：研究生期间，您的创作是怎样一个状态？



〔图1-1-5〕 “山艺”时期的笔记

〔图1-1-6〕 研究生时期使用过的笔记本的封面



〔图1-1-6〕

隋建国：当时在做两种方向的努力，一个是按照美院的教学标准做些课堂作业，另外一个方向的探索就只能是在课下。我白天上课，晚上做些符合自己想法的东西。当时产生了一批“头像”，就是《平衡器》系列。因为当时是在王府井老美院，校园里多年积攒下来的报废课桌椅很多，我就用这种破桌子破椅子做了很多头像作品。

王伯勋：做那些作品的时候有什么很严肃的方案设计吗？

隋建国：没有，就是想跟自己在课堂上上学的那一套不一样。这类作品尺寸都很大，当时还想送去参加“'85思潮美术大展”，只是后来自己放弃了。（图1-1-7）

王伯勋：您在研究生毕业时递交了怎样的作品？

隋建国：《黄兴像》。

王伯勋：为何选择做黄兴？

隋建国：做伟人像这是当时美院的一个传统，这样的作品完成后容易成为公众话题。当然，我之所以做黄兴像还有我自己的想法，我特别喜欢这个历史人物，他长得算不上好看，很胖的大腮帮子，从艺术角度来看这种形象做出来很有效果。（图1-1-8）



〔图1-1-7〕 创作草图



〔图 1-1-8〕 创作草图